



器物有路，圖像有聲

——從故宮藏品、粵海關與世界看中外文明互鑒

劉 璟

文明的相遇，從來不是抽象的歷史命題，而是通過港口、航路、關隘、圖像與器物，在漫長時間中不斷發生的真實過程。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、歷久彌新，並不在於封閉自守，而在於它始終具有面向世界的開放胸襟、吸收外來文明成果的包容能力，以及將外來知識、技術和審美轉化為自身文化創造的深厚智慧。

從絲綢之路到海上貿易，從廣州口岸到粵海關制度，從宮廷收藏到民間流通，中外文明交流並非單向輸入，也不是簡單並置，而是在往來、觀看、選擇、轉譯和再創造中形成新的文化形態。特別是廣州與粵海關，曾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中國連接世界的重要窗口。來自歐洲、西亞、東南亞乃至更廣闊海域的商品、圖像、技術和觀念，經由海路匯入中國；中國的瓷器、絲綢、茶葉、漆器和工藝品，也通過這條通道走向世界。

如果說粵海關見證了中國沿海社會與世界市場的相遇，那麼故宮藏品則保存了這種相遇進入宮廷、進入圖像、進入器物之後的文化結果。鐘錶、琺瑯、玻璃、瓷器、繪畫、地圖與各類宮廷陳設，既是物質文化的遺存，也是文明互鑒的見證。

文明交流首先體現為「物」的流動。明清時期，大量來自域外的器物進入中國宮廷。它們有的作為貢品，有的經由貿易而來，有的由傳教士、使節或商人帶入中國。這些器物進入紫禁城後，並沒有停留在「異域奇珍」的層面，而是被觀看、被收藏、被改造，並逐漸參與到中國宮廷的日常生活和審美系統之中。

鐘錶是中西文明互鑒的典型例子。西方機械鐘錶進入中國宮廷後，以精密結構和自動運

轉令人驚嘆；清宮則進一步吸收其機械技術，並結合報時制度、宮廷陳設與吉祥寓意加以改造。清代「銅鍍金轉花變字水法問鐘錶」尤具代表性：鐘面羅馬數字提示西方計時系統，內部齒輪與發條控制報時、音樂、轉花、變字和水法等機關，外部以銅鍍金鑲飾和彩色裝飾營造清宮喜愛的富麗氣象。由此可見，鐘錶在清宮語境中不只是計時工具，更是中西科技交流、宮廷製造能力與審美趣味相融合的物證。

琺瑯、玻璃和瓷器同樣如此。琺瑯工藝本身帶有鮮明的跨文化特徵，它既關聯歐洲金屬胎畫琺瑯技術，也與中國宮廷造辦處的再創造密不可分。琺瑯彩瓷的出現，更說明外來顏料、技法與中國瓷器傳統並非簡單拼接，而是在皇室審美、工匠經驗和材料實驗中形成新的藝術語言。文明互鑒不是誰替代誰，而是在碰撞與融合中產生新的可能。

瓷器更是連接中國與世界的重要媒介。中國瓷器經由海路大量外銷，成為歐洲社會認識中國的重要物質載體；與此同時，海外市場的需求也反過來影響中國外銷瓷的造型、紋樣與題材。外銷瓷中的西方人物、船舶、城堡和花卉圖案，都說明器物並非被動流通，而是在跨文化需求中不斷調整自身面貌。

圖像傳播則是另一條重要線索。西方透視法、明暗法、銅版畫、地圖和科學圖像進入清宮後，與中國傳統繪畫的線描、設色、散點透視和圖像敘事方式相遇。宮廷畫師在接受新法的同時，也按照中國的觀看習慣進行轉化。郎世寧等畫家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特殊意義，正在於它們不是簡單的西畫移植，而是在中國宮廷語境中形成了新的視覺風格。

這種圖像轉譯尤其值得重視。真正深層的

文明互鑒，是觀看方式的改變。透視法改變了宮廷繪畫中空間呈現的方式，西洋寫實技法豐富了人物、動物和器物的表現，地圖和科學圖像拓展了中國人理解世界的視覺尺度。與此同時，中國傳統的筆墨秩序、吉祥寓意、禮制觀念和裝飾體系，也重新塑造了這些外來圖像的意義。

因此，故宮藏品中的中西交流，並不是單向輸入，而是雙向生成。外來器物進入中國後被重新命名、使用和審美化；中國器物、紋樣和工藝也通過貿易、外交和收藏進入世界視野。粵海關所代表的海上通道，連接的是商品與制度；故宮藏品所保存的物質遺存，呈現的則是交流進入文化內部之後的轉化結果。二者相互參照，恰好構成觀察中外文明互鑒的兩個維度：一個在海路與口岸，一個在宮廷與器物。

故宮藏品之所以能成為講述中外文明互鑒的重要對象，正在於它們兼具宮廷性與世界性。紫禁城曾是中國王朝政治與禮制中心，但它並非與外部世界隔絕。相反，許多外來知識、工藝和物產，正是在這裏被集中接收、篩選、改造和保存。宮廷收藏像一個特殊的文化篩檢程式，把來自世界各地的器物納入中國文化秩序，又把中國審美投射到對外交流之中。

今天在香港談故宮藏品、粵海關與世界，更有特殊意義。香港本身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，既連接內地與世界，也連接傳統與當代。故宮藏品來到香港，不只是一次文物展示，更是一種文化敘事的重新展開。它讓觀眾看到，中華文明之所以具有強大的生命力，正在於能夠在開放交流中堅持主體性，在吸收借鑒中形成創造性轉化。

中外文明互鑒的核心，並不是把差異抹平，而是在差異中理解彼此，在交流中豐富自身。一個外來的鐘錶，可以成為清宮時間制度與宮廷審美的一部分；一種西方繪畫方法，可以在中國宮廷圖像中獲得新的生命；一條經由粵海關連接世界的海路，也可以把中國製造、中國審美和中國文化帶向更廣闊的世界。

器物有路，圖像有聲。它們經由粵海關，穿過陸路與海路，穿過宮廷與市場，穿過東方與西方，也穿過古代與今天。故宮藏品中的中外文明互鑒，正是一部由物講述的歷史：它提醒我們，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明，從不懼怕相遇；相反，它正是在不斷相遇、理解、吸收與創造中，形成更加深厚而開闊的自身。



◀清，銅鍍金轉花變字水法問樂鐘。

故宮博物院藏

斜槓人生



柳絮紛飛
小 冰

聽說過很多關於勤奮與成功的故事，好比說某人擁有多種技能，是科學家／探險家／工程師／攝影師／廚師／作家。

我遇上的華裔青年趙洋，就有着這樣的斜槓人生，他是一位職業建築師，工作之餘，考取了工商管理執照、地產開發執照、地產代理執照。這些年迷上了開飛機，考了飛機師執照，一鼓作氣又考了難度極大的飛行員教練執照，帶出三十多個飛行員，擁有三千多小時的飛行經歷；最近不知道又要報考什麼，一有空就在看書。

「你坐駕駛座。」趙洋說。「我？開飛機？」丹曦問。「不想學學嗎？學點吧。」趙洋帶同事們都開過飛機了，丹曦總說沒時間，最近因為我在這裏，她說還是玩玩吧。

在洛杉磯的一個訓練機機場，登機前，趙洋仔細檢查那架四人座的小飛機。操作分地面部分和空中部分，準備起飛，在趙教練的指示下，丹曦對控制台說「我們準備起飛了，前往市區」。得到允許，飛機徐徐上升，在一千二百呎的高度飛行，看見了市區、道路和當地的民居特色。

機上的人通過耳機對話。「往後拉，推。讓視線稍微靠中線的左邊。轉個圈兒吧！」「不用了。」「左轉一下，不好嗎？」「不用了。」「哦！」「如果鳥兒撞上飛機，怎麼辦？」「鳥兒有事，人沒事。」教練理解學員的擔心，趕鴨子上架，願意坐上駕駛座，已算她斗膽一試。我取下耳機試試，噪音夠大。

「Sir，我們可否繞着荷里活山飛一圈？」對此，地面控制台的回覆是當天有個空中調查，除了某個臨時禁飛區，其他都行。「好，去看看我們的公司，我們每天工作的周邊環境。」教練指示。繞過荷里活山、天文台、長島和蓋茨藝術館，中途我還拍到Joy喜歡的那個棒球場。

半小時後，飛機將在一所飛行學校機場着陸。屏幕上出現四個白燈，教練說太高，不適合降落，要右轉，加強空氣阻力，磨蹭一會兒降到合理的高度。那天是周末，空中還有其他教練機，控制台讓我們插隊降落。按照吩咐，丹曦雙腳踩剎車，減速到六十五呎時，看見跑道了，飛機平穩着陸。為什麼要讓我們插隊？我沒明白，因為機上有一位長者嗎？我沒事的呀！在機場的早餐廳，看着停機坪上起起落落的小飛機，我回味在空中的心情，竟然自然得像坐私家車！

我還想，華裔青年趙洋，他的工作生活是多頻道，周一到周五上班時間當建築師，下班時間帶顧客看房子，回覆諮詢，周末教人開飛機。單單是建築師或者是飛行教練，一項技能就夠付出多年！要怎樣地勤奮加智慧才能裝備成這個樣式？把光陰一寸一寸地過，時間對於他，彷彿是買一送一。



君子玉言
小 杏

這個夏天，因為有足球，感覺像放了一個多月的長假。有世界盃的夏天，總是不一樣，格外令人留戀。

尋常歲月大多平平無奇，過個兩三年，很多日子就模糊重疊了。唯獨四年一屆的世界盃，像一個清晰的時間錨點——它不只是一場體育賽事，那個充滿喧囂、沸騰、熱淚與懸念的夏天，還悄悄幫我們記住了每一段歲月的處境與心境：那一年，我們在哪裏，在奔波還是安穩，在熱烈還是沉靜。

大家口中隨口說的「世界盃」，默認就是足球世界盃。其實各個運動都有世界盃，但沒有任何一項，能像足球這樣牽動全球普通人的情緒。它不分國家、不分年齡、不分階層，讓無數陌生人在同一個季節、同一個時辰，為同一場比賽心跳起伏。四年一輪，世界盃像一個全球性的節日，成了一代人獨有的紀年方式。

我追世界盃三十多年了，算是一個資深球迷。一個個夏夜，歪在沙發上、涼席上，為那些奔跑的身影歡呼緊張，甚至流淚，不小心睡着了也得豎着耳朵聽球場的畫外音。說個證明自己不算外行的例子：前幾天西班牙VS比利時的四分之一決賽，我錯過了看比賽。他們讓我猜比分，我盲猜「二比一吧，西班牙贏」——果不其然！

世界盃的魅力，用「純粹」概括最恰當。綠茵場上只剩下最本真的競技與熱愛。有人年少衝鋒，有人暮年堅守，豪門有起落，小國有微光。場上二十二名球員在奔跑，場內外幾萬人、幾億人同時吶喊、同時沉默、同時歡笑、同時哭泣。人間所有的悲歡，濃縮在這九十分鐘裏，乾淨、痛快。

具有『茶性』的」，如同「一壺上等的烏龍，保有無限的岩韻，帶有渾厚、醇明、鬆弛的特徵」。這一比喻極妙——好茶需靜心品啜，好文需沉潛涵泳；茶有回甘，文有餘味；茶的妙處在山水之間，文的境界在字句之外。這種將飲茶體驗轉化為寫作美學的自覺，讓《茶美江南》超越了單純的文化介紹，而成為一部關於如何「品」的哲學筆記。

尤為難得的是，作者以史入茶，融茶於論，屢屢呈現新見。如一百二十二頁有云：「令我一直費解的是，紅茶為什麼會在英國乃至歐洲大陸盛行？有一天我豁然開朗——紅茶不僅給人以茶的享受，而且相比綠茶，它更讓人感到溫馨和溫暖。紅茶誕生和

盛行的時間，正好與歐洲工業革命同步。彼時冰冷的機器正全方位地替代人，人們在英倫三島漫長淒清的冬天，以及機器無情喧囂的雙重壓迫下，更覺無助、失落和徹骨寒涼。這時候最好的安慰，就是去咖啡館裏喝上一杯加了糖和牛奶的「下午茶」，慢悠悠地用小勺子吃着甜點，回憶美好的舊日時光。紅茶無形中起到了抵擋世態炎涼的作用，它的馥郁香甜很容易讓人接受，讓人親近，給人以滋養和慰藉。就像巴赫或者莫扎特的音樂，彷彿有光，讓冰冷淒涼的世界重回暖意。

當然，作者也坦誠地表達了寫茶之難：「長達上千年的茶文化博大精深，身處其中，不免眩暈」。但他選擇「信馬由



MARRIOTT B

港。每到球賽夜晚，街邊的酒吧總是熱鬧擁擠。這座國際都市的球迷也自帶國際色彩——各國各地球迷圍坐在一起看球、歡呼、閒談，沒有人在意身份差異，沒有隔閡，只有純粹的足球吶喊。那年的世界盃，也成了我香港記憶裏鮮活的一部分。

四年一晃，二〇二二年世界盃在卡塔尔，正值我們的冬天，南半球的夏天。那時疫情尚未結束，小組賽時人在國外，決賽當晚，已身處北京的隔離酒店。房間安安靜靜，窗外冷冷清清，整座城市沒有半點球賽的喧囂。電視熒幕上，球場燈火璀璨，幾萬人歡呼沸騰。一邊是全世界的熱鬧，一邊是一個人的安靜，強烈的反差，讓人瞬間生出很多感慨。

如今二〇二六年的夏天，我不再輾轉奔波，終於可以安穩穩穩坐下來，從容看完一屆完整的世界盃。

看球久了就會明白，輸贏都是一時的。世界盃留给人的，從來不是最終的勝負結果，「請不要相信，勝利就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樣唾手可得，但請相信，世上總有一些美好，值得我們全力以赴，哪怕粉身碎骨。」四年一輪的世界盃，幫我們標記那些歲月，也幫我們存檔過往、記錄成長。我們借着足球回望過去，看見自己的輾轉、漂泊、安穩與蛻變，看見時光如何一點點打磨自己，從熱鬧莽撞，走到沉靜從容。我們看着球場新舊交替，也看着自己慢慢沉澱、慢慢成熟，慢慢老去。

一代人終將老去，總有人正年輕。綠茵場上永遠在更替，有人落幕離場，有人奔赴登場，起起落落皆是尋常。四年又四年，這些被世界盃標記的夏天，拼出了真實的人生。

◀當地時間七月九日，在二〇二六美加墨世界盃足球賽淘汰賽四分之一決賽中，法國隊戰勝摩洛哥隊，晉級四強。新華社



如是我見
楊 早

茶味如此悠長（下）

《茶美江南》全書的結構嚴謹而富有層次。從江南茶飲的源流、茶俗的演變，到具體名茶的工藝特質與文化意蘊，作者像一位耐心的茶人，一泡一泡地為你斟上不同山場、不同時節的味道。

但他不止於描述——他更關心茶背後的「道」。茶與儒釋道的內在關聯，是全書的精神骨架。茶之「靜」，呼應儒家修身的沉潛；茶之「空」，暗合佛家禪悟的玄機；茶之「自然」，又通於道家無為的境界。當一杯茶被放在如此深遠的文化脈絡中審視時，它就不再是解渴的飲品，而成為一種精神修煉的媒介。

尤其值得玩味的是作者對「茶性」與「文心」的打通。他認為好的文章「一定是